



林美聪

记得《人民日报》上有这么一段话：“凡事贵在坚持，成于积累。坚持运动也好，持续学习也罢，有些事情也许短期看不到效果，但是长期坚持定会有所收获，甚至还会悄无声息改变你的人生。”从小到大，我们的父母、长辈，不知多少次告诫我们，做任何事情都要持之以恒。可真让我们坚持的时候，又有几个人能做到？

昨晚，当我翻到2019年11月发布的一条微信朋友圈——“爸妈开启新事业”时，我才赫然发现：从搭建鸽棚到现在，父母喂养鸽子已经超过6个年头之久。原来，他们一直都是以身体力行告诉我，何为坚持。

2019年冬，受到货车生意不佳

等多方面影响，为养家糊口，父母不得已掏出所有家底，效仿村里率先靠着养鸽子赚钱的几个“先驱”，搭起了鸽棚，购买两千只鸽子，以及各种饲料和装备，开启养殖业的新篇章。

也是从那时候起，他们注定要与鸽棚紧紧绑定。跟呵护小孩子一样，他们得从头学起：鸽子该如何配种，投喂什么食物，一次投喂多少数量，室内气温要不要调节……总之，鸽棚里的大小事务必须亲力亲为。正如我曾经写过的那首诗《看守》中所说的那样——“看守鸽子的农户，其实也被鸽子看守”。

也许是多年在外讨生活给父亲助长了不少信心，一开始他还一副“志在必赚”的架势，一边和母亲喂养鸽子，一边又兼着货车运输的业

务。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，越想要两边出力，越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没有无微不至的照料，没有认真钻研的精神，那些活蹦乱跳的鸽子，很快就营养不良，病恹恹的，时不时就大面积伤亡。

此时，父亲不得不痛下决心：在货车与鸽子之间二选一。更糟糕的是，原本可以贴补鸽棚的货车运输外快被拦腰砍断，先前没有认真经营的鸽棚也不争气，导致鸽棚经历一段至暗时刻，每个月基本上都只能勉强维持收支，甚至入不敷出。

痛定思痛，父亲只好于前年将陪伴自己很长一段时间外出讨生计的“老友”——货车以二手低价转卖于人，继续补助鸽棚。虽然他嘴上不说，但我分明能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不舍，从他哽咽的喉咙里听见不甘。

然而，事情却没有朝着他想要的方向发展。卖掉心爱的货车，当时的鸽子价格也大涨，本以为度过了寒冬，奈何鸽棚产量实在不给力。2024年，一场瘟疫来袭，鸽子们拉的拉，倒的倒……真是应了父亲那句话：农民啊，就是看天吃饭！

此时，劝他们改行、放弃的声音越来越多。但我终究还是小瞧了老农的韧劲，就在我以为他们坚持不下去的时候，他们仍然咬牙坚持。寒来暑往，他们每天围着鸽棚打转，喂鸽子、打疫苗、清扫鸽棚，从未间断。

皇天不负坚持者。这么多年摸着石头过河，总算让他们找到鸽子拉稀的良药，探得提高产量的经验。2025年年初，那群母鸽厚积薄发，产出的小鸽子们又肥又大。随着下半年的价格回暖，两位老农如今总算是苦尽甘来。

业精于勤荒于嬉，行成于思毁于随。我想，这句话放在父母身上再合适不过。他们又一次身体力行——用6年喂养鸽子的经历告诉我：父母就是我们的榜样，他们的坚持，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。

隔着爱好如隔山

甘正气

人们聚在一起闲聊，中心话题好像不外乎两个：一是手头的工作，二是孩子的未来。似乎这是焦虑的主源，焦虑汇聚成河，总要找到出海口，这个出海口就是兴趣爱好。

但是，说起工作和孩子，大家好像都有说不完的话，而谈及兴趣爱好，则差不多立即冷场甚至接近散场了，仿佛考试“超纲”。因为，少数有爱好的人爱好各不相同，关键是大多数人还没有爱好。

只要有爱好，人们总能谈到一块儿去，就像艺术相通，各种兴趣爱好也都相通。爱好旅行的人与爱好阅读的人相遇，会交换自己行万里路与读万卷书的感受。没爱好的人与有爱好的人交谈，谈话有时会瞬间戛然而止，谈兴顷刻间土崩瓦解，灰飞烟灭，有时一句话确实有摧枯拉朽的破坏力。爱好书法绘画的人与没爱好的人相遇，往往直接就被问及：“你的润格是多少？”如果真诚回答，后者就会将其折算为某种工作的报酬或待遇上的某个等级，前者与艺术有关的浪漫丰富的想象，就变成了后者眼中一些枯燥寡淡的数字。

爱好，往往是非功利的，就像《聊斋志异》中养鸟只是为了好玩，而不是为了它吃起来味道鲜美；看电影只是为了看情节，而不是为了受教育；看书只是为了与作者交流，见识作者心中的世界，而不是为了学位、职称，但是对于没有爱好的人，他好像就难以理解，既然不能拿学位和职称：“这么读书，何苦来哉？”

很多人出一本书就要亏损十来万块钱，但还是笔耕不辍，不少人写不出一句有文学色彩的话，还是频频参加文人雅集，也就是喜欢文化人的圈子，不是附庸风雅，而是为了感受文化圈的气息，不是临渊羡鱼，是“羡鱼”而去“临渊”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姜太公和陶渊明是真正有爱好的人。

姜太公垂钓于渭水之滨，但他用的鱼钩是直的，而且上面根本没有挂上鱼饵。所谓钓鱼，就是享受在河边静静吹风看粼粼波光的乐趣罢了，或许还要在河边草地上放上一壶酒，很可能雨天也要戴着斗笠、披着蓑衣到渭水边站上一天，感受天地的宁静，静观河水的流逝，漫思自己的命运。

据《宋书·隐逸列传》记载，陶渊明其实不懂音律，更不会弹琴，但是他却珍藏了一张琴，酒后就在光光的琴面上煞有介事地抚弄一番，以此来弹奏心中的乐曲，“不解音声，而畜素琴一张，无弦，每有酒适，辄抚弄以寄其意”，也是一种领先于时代的行为艺术。

爱好，就是花钱费时去做的不会产生多少实际价值的事情，这一点是没有爱好的人几乎永远不能理解的。

隔行并不如隔山，隔着爱好好像隔着不可逾越的莽莽万重山。



投稿邮箱: dzn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 0595-22500109

坚持,从来不是一句空话

(视觉中国)

挑山工

翁郑榕

我向往诗和远方，所以我这次来到了黄山。

清晨六点，慈光阁薄雾未散。我一身轻装，只带着一颗向往云海的心就出发了。刚迈步，身后传来沉稳而规律的脚步声——一位中年男子挑着两大筐矿泉水，缓缓走近。粗麻绳深深勒进他黝黑的肩膀，扁担微颤，却稳如磐石。

他的衣袖磨得发白，眼神温和，站姿笔直。那一刻，冯骥才《挑山工》里的句子突然从我记忆深处浮起。时光飞逝，当年读课文的少年，如今站在真实的山路上，与一位活生生的“挑山工”同赴光明顶。

行至半山腰一处陡弯，我正喝水，忽听啪的一声——他肩上的麻绳断了。瓶装水滚落一地，清亮的水渍在青石上蜿蜒流淌。

我赶紧上前帮忙，几位游客也纷纷蹲下捡拾。最后，我留下帮他收拾妥当后，就一同在石阶边稍歇攀谈起来。这位挑山工倒不拘束，挺敢说话的。他告诉我，他19岁入行挑山工，干了近30年，一年四季，一天至少一个来回，每次货物都在75—100公斤

不等，最高峰的时候也干过两个来回。他说：“干我们这行的，天天这样也吃不消，平均干个三天就要休息一下。”他浓眉一挑，打量着我，还直言不讳地叫我要多运动多减肥。

我一时语塞，鬼使神差地瞥见他脚边的备用扁担：“让我试试？就送您最后一段，离山顶也就一小时路程。”也许他刚刚的无心之言刺激到我了，我有点不服气，毕竟在健身房我也是能深蹲100公斤的健将，想在他面前显摆显摆。

他愣了一下，将扁担递给我：“小心点，别闪了腰。”

我学着他把扁担架上肩，双手扶住竹筐。起初尚可，可不到十分钟，汗水就浸透了T恤，肩膀火辣辣地疼，脚步开始踉跄。那不是器械训练中的可控重量，而是活生生的、会晃动的、带着山风阻力的真实负重。

他跟在我身后，不催不急，偶尔轻声提醒：“慢点，脚踩实。”我越走越吃力，休息的间隔越来越短，休息的时间越拉越长。终于在他在拐角洗手的时候，我瞥见他衣领下厚厚的老茧叠着未愈的血泡，像一块被岁月反复捶打的皮革。我喘着气笑着说道：“本来想帮您，结果反倒拖累您了。”

他只是笑笑，我见谈话更随便些了，便把心中那个不解之谜说了出来：“您这后背被磨成这样没事吧？”他听了云淡风轻地说：“磨着磨着就习惯了，不碍事！”

我心悦诚服地点着头，感到这山民的几句朴素的话似乎包蕴着意味深长的哲理。我还没来得及细细体味，他就起程了。

离光明顶只剩一公里时，我的小腿突然抽筋，疼得横躺在地上。那一刻，羞愧与不甘涌上心头。可想到自己答应过要帮他送到山顶，我就咬紧牙关站起来，一瘸一拐继续前行。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，但我心里却异常清明。

终于，光明顶到了。朝阳穿透云海，万顷金光泼洒在群峰之上。我放下担子，瘫坐在地，大口喘气。他拍拍我的肩，眼里有光：“小伙子，好样的。”

后来，我回家写下一首小诗：身比山矮志天高，肩负千钧步未摇。汗浸石阶云作伴，茧磨铁骨雨为袍。担穿晓雾迎朝日，脚踏危崖送晚潮。莫道微躯无伟力，一肩挑尽万峰遥。这首诗我后面写成毛笔字挂在我书房里，每天都在激励着我。